

太僕卿雲間舜臣

墓誌銘

文林郎兵部車駕司郎中韋室唐公墓誌銘
往余為諸生時無所比數又性坦直不善徇時多
忤寡諧惟韋室公愛忘其愚嘗館于其家甚慮其
几但膝論心興至率相與為文余愧惡劣其能及
每見公落筆滾滾數百言可頃刻待逸思駁駁而
矩度自在當是時人謂公取科第可俯地拾也未
幾余忝竊宦游十有餘年公方顛脫五十餘年公

矣然猶不我鄙夷締以姻婭眷好益親以
首交歡而公且不待矣傷我基將有且
其持冰部石南楊公狀來乞歸于愷詎
勉次其事公唐姓諱自化字伯威葦室其
其先汴人宋建炎中始祖將仕即貴一
南渡卜居華亭之白砂里里有金滙塘之
焉子孫世居于此因稱為金滙唐云曾祖
節以子某貴贈兵部車駕司郎中祖祚號
隱德父諱模號柳溪以公貴曾

小印行誼在

學士徐存翁誌中柳溪翁生有五丈夫公生而穎
異六歲即能文十五而母劉氏_已皆啼號之聲晝
夜不徹柳溪慰之曰男兒至孝在顯揚哭泣何為
遂感悟矢志厲學弱冠補博士弟子員學憲試輒
高等入場屋輒阻乃入太學友天下士文日有名
遭家中落外侮日至紛不可解公顧歎曰兒既不
能顯榮父母而顧貽之以憂可乎于是奮激以前
毅然以身排難一不煩諸柳溪翁翁因得享有餘
樂公素志慷慨亟欲樹功名以自見雖仍仍多事
中霜晨暑晝未嘗廢書不觀名日益起果領癸卯

鄉薦登癸丑進士出知將樂檄至公蘇蘇隕涕
孺人問故曰古人捧檄而喜子何聞檄而悲耶曰
父母教子正謂有今日祿及而親不逮庸弗痛乎
將故凋弊公一下車輒訪民所不便次第行
之政明察庭訟滿階得公一言帖帖抑首服諸所
案牘親自校讐一不落吏手老吏立庭下凜凜不
敢吐一語持已峻潔若如冰西壁俸外一錢不染
尤敦崇文教新道南書院道南蓋龜山先生故里
也日與諸士講道其中隱然有文翁治蜀之風善
政種種旌孝舉薦翼脆鋤他若清寺田沐

正驛傳皆治理精覈事在將志畧及去思記中治
未三年能聲大著巡臺王泉趙公潞南胡公交章
薦公謂治行為八閩第一

天子嘉之召為四川道御史入臺持憲肅紀烈烈
不阿然務大體不為毛鷲搏擊之務未幾會

大工營建尋奉命往北直隸山東山西等處查

補積遺料直公故嚴明先聲所及各省輪解者踵
相接不三月而逋者無幾惟順天當畿輔之衝供
億浩繁重以虜患繼之水災民力竭矣一時徵解
不前乃上疏極言小民流離困苦之狀及言釐數

之下為根本重地乞賜寬免取上下部議得

俞旨百姓大喜咸舉手加額曰

皇上浩蕩之恩御史奏聞之力其惡敢忘無何復命例應舉劾激墨糾違至不避崇貴皆以為真御史而不便者已橫生口語矣改行人司司正尋轉車駕司郎中在部語及戎務諳練如素官尚書虞坡楊公平生慎許可嘗對人曰唐郎中真用世才若將留以有待者三載考績封柳溪翁如其官也

劉氏戴氏為孺人

命下感泣如莖仕時人以見

益多其孝辛酉會

景王分封之國舟車儀衛百兩所需職在駕部寒甚公顧冒霜雪犯晨夜供役不輟遂以勞煩致疾以至于死死之日訃聞無問識不識無不為公惜者公性嚴毅嶷嶷不肯隨人後又不喜人過見人有過若觸穢蒙垢雖親昵必而斥不少隱一不發若噎物必盡吐乃己人有片善可念即疏遠不相識並為揚譽汲汲惟恐人不知至投甘分或與人謀輒又委曲繼繼煦煦慈戀若多見女子情者亦不能及家居以孝聞事繼母戴孺人曲盡孝敬若不知非其所出視諸兄弟無論母同異視若一

體天無所歸者嗣其後其寡不能存者輒俾得全其節尤善教子雖枕席間夢呼口授肫肫勸忠繩義而本堯祖堯用是並振緒文林而本堯已成進士能文砥行方嚮用未涯祖堯亦薦學好脩不墮其家聲平生清苦宦無遺囊自有科第以及宦游幾二十餘年不聞長有尺寸蕭然如寒素時是可

以槩其大矣性嗜學尤好吟咏亦欲托著述以求世嘗謂其子某曰異日得謝政歸山中素臬庸可自廢耶有志未就竟爾長逝痛曷極耶公生于某年月日卒以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有一配楊氏

孺人子三長本堯壬子舉人娶王氏繼娶門氏祖堯國子生為季弟自古後娶張氏俱孺人出紹堯為仲弟自謙後側室翟出聘愷次女女四長適張之英次適庠生朱朝賓次適楊紹宏次適庠生胡嗣信孫男八汝孝汝悌汝忠汝信俱本堯出汝仁汝義汝禮汝智俱祖堯出孫女二許聘皆名家本堯等卜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地後昭位也在禮宜銘銘曰利方就國人情則然斷彫為朴天欲其全蓄不究施以終後賢不耀前徽世其永傳

性余忝竊楚中楚中山川人物多所覽紀至分守
武昌及觀武昌郡志見所謂文哲翁者姓名褒然
在隱君子列若想見其為人既而質諸父老言如
所聞率駢口稱賢余循以郡史所載未詳竊謂賢
如翁身不自顯當必有名世者以昌旣氏也問之
曰其孫鏡湖公以進士起家出知太倉方烈烈有
聲因喟然曰孰謂天道遠乎殆德履應有明徵哉
無何惜乞身山中鏡湖公以平倭累績晉兵憲巡
歷吾松顧余山中乞言于愷曰吾大父歿墓木且
拱矣磐石有待而未有銘公嘗宦遊吾土其或見

知于公得貺之一言吾大父死且不朽愷辱在小
民涵恩沃愛已非朝夕雖不文其何敢辭按狀翁
諱某字文哲 其別號云其先陽曲人在宋季
二即為翁始祖生萬安萬安生載寧載寧遷武寧
之雙溪生和叔和叔徙武昌之賢廬沙溪生世昌
世昌生友信友信任吾

明為四川安縣尹是即翁考初娶汪孺人繼娶王
孺人翁王孺人生生而穎異及長業儒多所博觀
外家語有仕才然無仕心嘗曰丈夫處世非吐奇
厝畫流鴻名于青雲之上亦當砥勵名行昭述信

後庶弗虛此生也嶽嶽自將動必迷則古昔業醫
醫精病且危者遇之輒生眩意在生人不責人之
報以故人益多公後子孫有傳其術戒之曰吾聞
良醫與良相等不得其術而妄投湯劑所傷實多
終以善醫名世事父母至孝前母汪孺人有弟某
安縣翁之官以田百畝并券委之久而汪視為已
物諸子為不平翁曰吾聞毋不可見矣何以校為
安縣翁是其言辯寢于議事諸兄如事父事嫂如
事母兄某卒胡孺人孀居雪操凜凜六十年如一
日翁雅重之每歲旦及誕辰率子姓羅拜于前以

與諸弟相友夔朝夕如友六手雖一蔬一
與之共對妻子如嚴賓浣櫛箒屨不褻見教子
以正子某遊太學每遺書朏朏以正學飭躬充宗
為訓而家事諸所細小一切弗及甥某舉進士歸
及孫男輩俱小試列高等有賀之者曰榮名易無
玷難家居動遵家禮儀節每嶽嶽長少群集即豆
邊卮卮以至坐立與俯先列圖以示及期若畫線
而蹈時南海公翁之長子長且官矣肅容在側坐
容躊躇不安翁傾笑曰爾不見陳文惠公乎彼者
子何官耶終不少假及家燕序分不序齒雖斑白

者不加諸弁髦自初筵至終席一無傾圮失容者
內外尤飭入戶納履上堂揚聲夜行必以燭性尤
真朴有孫某者以麗服自外至翁驚曰吾以為大
賈至乃爾耶併其父責之家嘗蓄馬子姓禁不得
乘有請者叱曰待爾為大夫乘未晚也卑幼有犯
弗卒怒徐徐陳說理道俟其心愧乃已每歲時伏
臘社會以翁至不至卜階重輕郡伯周公大治官
且尊矣為子擇婦祈請再三翁以得請為幸人問
之曰吾聞其治家嚴其子以翁雖一布衣人望
若嚴賓重客也

未及年令曰吾所重者在德不在齒

朝廷盛典得翁在坐有司與榮焉嘗念家無族也
非所以敦本聯族也既而譜成歎曰一本途人斯
其免矣年踰七十會

詔推齒德錫以冠帶又明年疾作親友來視猶正

言朗朗沐浴端坐而逝享年七十有五卒之日無
間識不識皆咨嗟歎息以為賢者死矣少司空江

公玄錫素亮直平生少許可以其父前為邑令習

翁賢及卒見翁子孫猶追憶戀慕不忘是可以樂

其人矣所傳有種德堂杏林春益等書藏于家元

配董孺人繼娶張孺人俱有淑行生三年長清南
海丞娶周氏繼娶萬氏幼潔娶華氏皆董孺人出
次溱娶陳氏側室張氏出女四長適曹鑾次適胡
應祥皆義官應祥主簿琦之子次適監生周成俱
董孺人出次適庠生劉溼側室潘氏出孫五溱生
壽春訓科清生極經歷試訓術擢舉進士今山東
按察司副使整飭蘇松兵備昔為循吏今為名憲
臣曾孫十四人補邑庠者熾煥煥燿皆錚錚異
日青雲器生以某年月日卒以某年月日塋于本
庄之栗林嘴之原嗟夫士之揚聲也朝稅褐纓冠

公誦義天下至巖居谷隱之士往往墮于蒿來而
弗聞者何限甚可慨也懿行如翁豈惟楚中海內
有免使人人如翁古道有不興乎是固不可使後
世不知有翁也于是乎銘銘曰生雖自今古道是
程政不出家風化攸行顯不在躬以待後人亦有
聞孫赫其有聲隆名崇位慕蒸以興瑄德履應不
朽斯徵

文學同蓮金君墓誌銘

同蓮金君卒踰年將歸玄宅卜有月日其狐火遜
待狀踵門且拜且泣曰吾先人翁所知也今不幸

死易餐之。執孤手曰：吾重哀生，既弗顧，死後
泯泯乎！其謀諸鳳峰子萬字，不以祭為不肯賜之。
一言死且不朽，愷闢之心，惻誼不得辭。按孟君虛
谷狀君諱憲，周字子脩，別號同蓮，世家華亭高祖。
考諱文華，曾太父諱宣，號梅軒。大父諱順，號憶梅。
皆隱約弗耀。考諱庭桂，號硯江，有文望。為館陶學
諭。毋張氏，君生穎異，少即嶽嶽不群。補子員振緒。
文林名隱，隱起君才捷甚，每試臨文下筆，滾滾藻
思溢發，須臾可數紙，或曰：為文者，文在筆先，主司
較士，惟論文不可無問，遲速君顛，吟曰：詞大練

則傷意，意太練則傷氣，文斯病矣。吾為文，吾盡吾
才，奚取必于人，竟弗第，既而嘆曰：人生處世如走
丸，爾余髮種種，既不能力致青雲，即將飄然遠適。
尚復列弟子行，與英少競名耶？遂絕意進取，居近
市庭戶，蕭然門無雜賓。然遇雋人，勝流，留必飲酒，
酣論豪談，諧雜俗，宛有父風俗。君禮煩謁刺，通殷
勤，道密意，惻惻款款不休。君見人一兩言，若了其
平生，不肯甘言好辭，以悅人。又俗喜足恭，拱揖過
甚，至垂首下地。君惟率性之便，或勸以委折，搖首
謝，不能雖湛浮不羈，乃其中有衡尺，與人談及當

世有古人風節事輒津津喜若奮欲與俱其有蒙
微負垢一不當于心率又疾聲大呼至唾詈不少
剛性至孝硯江先生沒一言一動靡不纂記即片
紙隻字存之篋笥寶若隋和晚益困家徒四壁囊
空無一錢聞佳山水輒奮袂往清夷恬曠陶陶然
樂也無事常兀坐一室左圖右史日呶哦不輟雖
疾亟白灘顧訪猶撫書嘆曰唯此君可喜白灘曰
書負汝書負汝曰寧書負我我無負書書法適勁
自成一家好吟咏不祖襲前人口語而雅度自在
出死其孤大遜在側尚張目視曰汝無望矣不痛
自策勵何以底立汝叔勉揚方以科名起家但願
汝不墮其家聲足矣君生于某年月日卒以某年
月日春秋五十有九子即大遜尚幼聘王氏女二
受李守義聘壆于祖塋之昭位傷哉以君之才之
行竟齋志以歿遺孤纍纍無以朝夕此造物有不
可曉者然喜大遜少而朗秀鋒錚異日青雲麗素
者天嗇其躬將畱其餘以有待耶為之銘銘曰士
有通膏詎謂非命士不失已詎謂非正矧惟後人
亦既有慶所未竟者以俟天定

秦戎常公諱勳字世懋礪山其別號云其先自諱興者當

高祖起兵河南以武勇執戟隸清濟間倖子寬補燕山左衛扈從

成祖靖難于燕齊魯衛之墟累立戰功陞指揮僉事子林襲隸龍藏衛傳子貴徙隸金吾左衛天順改元調金山貴傳子友友傳子勝勝踰貞庵即公考也歷官四十餘年一無玷浣終納履自高公生靈穎有奇氣雖世將家清白相傳業綿薄如寒素家然侃侃自將不以貧故少貶時時談兵說劍暇

則探牘古墳典未嘗廢書不觀飄然有輕裘絃外之風嘉靖甲午嚴任輒檢身約已名隱隱起承檄巡海塘海塘久弛公乃選精銳飾墩堡謹斥壘邊防稍稍葺矣丙申進明威將軍庚子出鎮青南二所青南習固囂囂稍不緝往往操上人短長擲激入深坐誣飛語公獨峻絜俸外一錢不着身軍伍感且泣曰自老人為兒時希睹之矣甲辰尋領巡捕犯者欲賄免公曰予雖武臣獨不知國家三尺法耶立聞所司竟置之理清聲朗然乙巳督委金山漕政公既寡約又遇事能處人所難往糧艘

轉輸至鎮江苦于石橋為梗需次渡江者軸轆首尾相啣動淹旬月公請易石以木自是風檣利楫飛挽如馳感者至立石頌功大司空上其勞績轉湖廣總運湖廣省大賦繁又道里綿邈終歲不能直達公策簡便湖運碩出江浙之先公自督漕以來日在風霜波浪中髮鬢皤矣乙卯轉本司署都指揮僉事幾晉軍政僉書尋掌司事司事故弛不振公曰不振不立乃鋤豪翼脆政為一新諸將吏亦凜凜守約束唯謹公歷宦久事体益練自方域險夷財賦盈縮及土風所便所不便纖細知也

以欽藩臬諸公或過省中大事又問公公指下

日引擬古人事事酬應如響魯島夷寇東鄰客兵所過如虎而戟入境聞公名輒引去是時南北用兵海內方多事廷議以將才為憂下令旁求撫

按交荐已未奉

敕提督叙濫左叅將開府求寧值東川不靖好事者顧昌大其事以張虛聲盛暑具師深入山箐灘之士女冒炎暑供億千里外至勞苦矣公知非計提兵界上陞壁不為動或驚問故曰自古兵出軍無可已可已不已藥自已作咎將誰歸未幾罷師

諸啓蒙者皆被重譴公獨晏然無他在鎮劔九姓
上蒙繩之以法崇夷方學校示之以禮蓋前荒徼
數十年所未有辛酉仍以恭將分守蘓松蘇松故
梓里聞公來人人大喜曰東南保障南不在江東
不在海不以人哉方恃公為重而公且儵然逝矣
傷哉公生而魁梧雄偉儀度異常屹屹若南山當
前激問可知其為將領天性至孝事貞慈公與龐
恭人曲盡敬恭平居坦坦夷曠若和易至上下交
際之間一涉同異敷執甚毅終不肯少聚以徇人
曰嘗聞之殺祀為傲過祀為誦獨不能以祀自閑

和嗜義若茲俸資所入人以緩急告者隨手輒盡
不復顧有無尤多才識今元輔存翁平生慎許可
獨與公論漕政語合每于衆中亟稱礪山礪山云
其南野政公居常高視一世見其脩贊請學顧折
官位輩頓為交三試武闈皆中上選自始仕迄今
為剡交膺可列而數者十有四而皆所嘉獎者弗
論可謂武曹之極榮盛世之希覩矣及卒之日囊
無餘貲僅存薄田百畝蔽廬數椽而歲時饘粥之
需弗給惟積書牘教子見子志道君篤學好脩
曰吾祖宗積功累仁已非朝夕寧無整齊其世者

出以昌吾常氏邪是誠在子志道用是果振緒藝
林能文章彬彬稱才俊矣公生于正德壬申某月
日卒以嘉靖辛酉某月日年僅五十娶李氏先二十
年卒繼娶林氏繼又娶王氏子一即志道松江府
庠生娶楊氏女三長適太學生張仲順次天俱李
出次在室林出孫男二長錞優給指揮次錡孫女
二志道以甲子冬十二月某日扶柩于運鹽河之
新阡啓李林之兆合窆焉余按少府一愚林先生
之狀俱鑿鑿當實不爽且公與余先是同宦楚中
知甚習余乃獨采其要且大者昔者文公舉黨

以為將謂其能悅禮樂敦詩書也少時謬
為文詞焯焯傳播人口况又負竒抱明習當世之
務即令秉鉞登壇可以叱走虜南走倭將與古名
將競爽矣胡弗究厥施竟齋志以歿此豈有異故
哉語曰不盡其祿子孫之福又焉知造物者不深
有意于公邪銘曰維將而才如駿斯馳將飭以儒
有啣不弛協常綜變左右具宜麟閣摩空企足可
期何嗇其年詎止于斯亦既有子抗志雲衢不盡
其餘惟後之需我勒銘章列此玄閭

明故楊室孺人張氏墓誌銘

石南楊君有妻之喪及兩暮矣塋將有月日詣孤
山中隱隱哭有餘哀哀既持狀再拜言曰某不穀
至有妻不能相白首中道棄捐傷哉命也莫可追
已顧其生有闕中之懿在敢以狀請得吾子一言
是俾吾妻不湮沒而弗章也孤聞之歎歎不自禁
且為之泫然傷心焉孤于石南同舉于鄉誼猶兄
弟顧吾先荆婦視孺人猶姆也又生居同巷時相
問訊接殷動脩眷好方密詎謂其後先相傾逝感
傷當不異惡忍秉筆次其平生耶然在禮當銘不
辭按狀孺人張姓字某父某母何氏皆世有

衣冠孺人生而淑婉慮不越壺幃至問中饋女
事了了慕芸公晚弗嗣鍾愛彌篤擇婿慎選時石
南遊郡庠方錚錚有聲一見喜曰良配無踰此矣
遂婚而館于家後慕芸公分教靖安孺人早夜泣
呵太人以慕齡涉遠途恨妾不為男子以從即緩
急奈何言至蘓蘇墮涕後二年慕芸公一子生報
至則又津津然喜曰吾張氏家胤落落乃今其有
後乎事舅姑甚宜問所欲罔弗當舅姑意城中水
土之品始出即昂價以瀕人或以為後曰我豈為
舅姑惜錢財耶姑病艱食晨起齋密室禱曰天寧

答予身無災我姑姑即食復起嘗語人曰我媳婦
賢孝我媳婦賢孝嘉靖戊子秋暮芸公與何見背
會石南領賢書賀者履滿戶外孺人方喜不勝哀
朝夕哭左右不忍聞有異之者曰吾故有天性之
悲也既而石南襄二喪如札孺人始拭淚謝曰吾
父母所望君者固有今日也顧其孤尚在嗚呼若
弗子曰吾所愛何敢後父母所愛矧其兩世一息
耶不諱何以爲解泫然悲則又怡然喜曰根在猶
可培也于是且教且育嫗煦撫愛不敢忘今且崑
然見頭角矣石南再舉再弗售卒業南雍南北往

來所須皆出自孺人至以家累遺之能自節縮人
無隙窺其拮据弗寧能以故石南砥名行無遺憂
癸巳春石南方歸自白下而孺人病竟不起卒之
日鶴山翁來視孺人猶出隻鷄曰須此以爲翁壽
不啻今日不克終孝養罪何言又傾囊得遺金授
之孤曰留以待聘婦我死汝其聽伯父教無得辱
世敗家以貽先人羞汝長無忘吾言未屬纊猶張
目視石南曰吾生不能效寸尺死復以終事累汝
尚強起作拱謝狀言脫口即逝於乎傷哉垂絕之
時荒迷顛越雖丈夫所不免矧孺人一女子至死

不亂更正言朗朗若平生何其賢且烈也詎其生
以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春秋僅三十三卜以
嘉靖丙申塋于祖塋穆位次四從鶴山翁命也銘
曰
具閭懿兮女也君子相夫君兮善惟終始夫則顯
兮身則已逝兮在人兮風厥宅里

一山朱君墓誌銘

嘉靖戊子秋愷與澤卿楊子子序朱子同事秣陵
携舟渡江而南談藝暇相與論海東逸老澤卿知
子序翁一山其習出口輒談一山翁不休予竊慕

之謂亟欲拜堂下通殷勤杖履翁側未幾各自別
去予方學為吏又碌碌走京師後六年為嘉靖癸
巳冬澤卿試禮闈至自松持狀謂予曰向舟中所
談一山翁者今且物故矣子無以顯諸幽柰何且
致子序書詞懇洽痛苦令人淒楚不可讀予誼不
得辭按狀翁諱選字天澤一其號其先秦人扈
宋南遷居華見新塲為東南雄鎮海錯繁阜喜而
曰吾其種子孫于此遂家焉永樂中始祖辟以賢
良徵知湖廣隨州事曾祖琰祖鏞父禔號西城隱
俱弗耀毋徐氏在堂翁生警敏甫長讀書惟了大

義對客陳說古今事後當成敗壹壹可聽葉中
能茹苦起家家用饒裕性孝友與弟朝夕如左右
手飲食不在側不御即御不樂樹義若滋吊問慶
遺非甚疾痛卒風雨不廢值歲歉里人賴以舉火
者居多不取必其償即有償不銖銖取贏故人有
急皆樂趨翁義穀籍籍起矣例授散官多幹材諸
應酬井井有司歷試諸難董城成德梁梁茂新
社倉則又佗佗然茸矣郡大夫亦噴噴訐街嚴毅
耿耿烈烈不作暗常軟媚態晚誦哉世故惟杜門
置諸子姓詩書中朱氏繼繼善人出矣頗嗜酒酒

酣擊缶淋浪嘯歌乃已性尤僻山水時時與海東
野叟芒鞋烟艇浮遊九山雲水間登望吊古徘徊
不忍去人謂之曰子老而習隱耶矣曰人生貴取
適尔奚必岩穴士稱隱耶矣已某月辰起忽作而
曰吾過此不涉世矣聞者愕焉驚寤請故曰疇昔
之夜夢一青衣人謂予曰子命當終有子陰德在
弗遽爾殄移以及里中某者未幾某死矣子得不
死及今又二十年餘慶且夜來數其窮乎弗可述
已弗可追已竟長逝距其生某年某月某日卒某
年某月某日享年六十有一子男三長百順府庠

生即子序娶金氏次百度娶王氏次百福娶倪氏
女一適周氏子良早夭孫男五長後昌聘秦氏次
後賢聘路氏後科尚幼孫女一皆百順出次後成
女二百度出後學百福出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
于新溪之原銘曰生也完爾死則異爾新溪之原
有穴邃爾曷為曰死迈乎初爾夜臺或知靈祥蔚
爾

慶士樂山沈君墓誌銘

樂山君既卒塋且有期其子伯鮪持鄉進士葑塘
龔君快來徵銘拜且泣曰痛惟先人生志弗顯恐

後湮沒弗章願乞一言 識吾先人即死弗朽余

誼不得辭按狀君諱鳳字鳴周初號樂山更號悲
軒子其先東陽人元六祖仁避兵吾松見簞山
之勝遂家焉諱正首是為君高祖正生振宗振宗
生士穆士穆生若即右考號北山翁君生有異質
五歲讀大學即悟大旨北山翁喜而奇之十二歲
喪母哭逾情執喪禮總總如老成人翁益大奇之
稍長業儒攻苦力學疾作遂棄去輒嘆曰男子生
而射孤矢元兀塊坐一室何為乃挾貲走四方過
蘇見有遺金者忽忽焉忘矣竟追其所往盡還之

遺者顧半君笑曰吾惟不為冒昧至此其人夫感
謝而去自蘇達淮入齊魯歷晉趙抵上都足跡半
天下得遍觀名山川君性本敏達至是見日益廣
乃以其暇日博覽群史上下古今間出評語亦鑿
鑿當名實至有所得時時見諸吟咏體裁雖未盡
恊要之辭婉意激足以風世範俗歲辛未翁謁選
君日侍左右過任城遇流氓賊詵及翁君顧前翼
翁泣以身代賊憐而釋之未幾訟事被誣坐戍蘭
州有司遣行值翁喪或勸勉襄大事行君泣曰鳳
不孝不敢以罪人面目辱我先靈萬一寃事有天
鳳必不死異日得為良民歸葬吾先人死亦足矣
乃令家人請

闕訴寃事竟白及歸果葬翁及母諸孺人且操文
以祭其言朗朗不詭于正義一時會葬者且吊且
賀曰臨難不惑矢志有成真男子也歲戊子家懼
回祿事起倉卒君一切不問冒烈燭率先負繼母
抱祭主自火中出人多憐其孝且謂君能急其大
者初有幼妹在室夙閑內範今少保少湖翁方以
禮聘君顧嘆曰吾妹雖賢但憂福薄耳期至將婚
而女且暴卒矣人又偉其識君平居坦坦夷夷待

人不問賤貴冷熱率溫顏下氣煦煦令人可親至
有不當意事輒又厲形於色持正侃侃不少下性
篤孝友事繼母如其母視異母弟如其弟寡嫂與
姊妹有不能存膳養終其身教諸子量材洛迪拳
奉以耕讀為言恩不掩義歲饑鄉人待以舉火者
窮旦夕不休有友貸不能酌寧割貲相其貧贖券
以歸若不使之知其樹義類如此近歲倭酋肆亂
里民仍仍竄山谷去君一不為動曰人生有定分
不應橫死兵革天與人俱盜亦不能獨殺乃議制
倭三策大率在肅紀律嚴賞罰行間諜雖不見采

納而肫肫憫時憂國亦可繫見易簪之日一無他
及但曰吾平生不作皺眉事且得正而斃焉吾復
何憾君生以成化己亥四月一日卒以嘉靖乙卯
三月十五日享年七十有七配朱氏子男五人伯
鯉伯鯤伯鯨伯魴邑庠生俱朱氏出伯鯨行居二
側室杜氏出孫男八元珪元瑤元璋元璟元璧元
瓚元珮一尚幼孫女六嫁娶皆名家曾孫女一亦
尚幼卜以十一月二十有九日塋於籐山之陽鳳
峰子曰光岳既分風不盡醇世俗率多榮軒冕侈
家世及以藝文相高者往往釣取藪華生駕頌述

死崇表誅惟恐無以示諸人人至巖谷遺老有是
章顯者顧名不出家殞於蒿萊而弗聞此豈有與
論哉乃今見君素履亦庶幾于有道者是弗容干
弗銘銘曰璞之未雕其石蒙蒙叩之不厭有美在
中商跡儒行今人古風天福爾後不干其躬過者
必式永隆爾封

明故顧母季孺人墓誌銘

孺人既卒塋將有月日其子鴻臚君承憲持所自
為狀來乞銘于愷愷曰傷哉余惡忍秉筆為孺人
銘耶徃余讀書城西雅與鴻臚善鴻臚乃率其子

明遠從余學極意隆師問嘗燕余出茗盃飧鷓鴣
具潔甚余善主饋者問之則曰吾母手作也余已
預知鴻臚之賢蓋有所本云無何會孺人生辰鴻
臚乃繪春堂圖乞余言前為壽當是時賀容履滿
戶外大張供燕絲絃鼎沸客又侈為詩歌珠璣爛
然相率傳為美談此其事已三十年於茲矣方謂
遐齡未艾行作百歲圖為孺人壽而竟爾長逝於
乎余尚忍秉筆為孺人銘耶按狀孺人世居華亭
父諱善有隱德母樂氏年十八歸碧潭公為次室
性柔婉事舅姑旦暮問寢膳率當舅姑意事碧潭

公唯謹百爾所須不戒而飭遇疾維持左右率又當公意公筮仕大理反轉南曹職惟默訊孺人每候公退食必問平反幾何得情輒津津為公賀曰陰德不淺也出知馬湖馬湖信好訐又仰機利而食鮮務生業孺人教之紡織治所布縷必經緯淨密蠲翼波紋鉢人目皆蜀人爭以為式儉勤出干天性衣服厭新美雖極垢敝不忍棄去曰蓋嘗從我于艱苦中至老猶不廢織每夜燭不滅杼軸喏喏有聲或勸止之曰吾素所玩習不爾如病手足不樂御僮奴有恩即有過徐徐陳說理道不遽加

或曰曰彼獨非人之子乎頗諳書史大義鴻臚自少即口授童蒙書及長肫肫勸忠繩孝愛不忘誨鴻臚用是不隕其家敵既而以例入太學卒業選鴻臚司儀序班司儀職列侍從每

朝會得糾朝士愆儀失度者孺人聞之憂形于色曰吾兒秩卑而責隆庸無懼乎以稱職聞輒又喜曰兒乃爾差強人意孺人病乞歸省病瘥趣鴻臚戒途曰王程不可稽也鴻臚勉以應命終不忍割情就祿曰吾親何年可復事遠遊耶入闕乞終養歸歸且杜門屏跡日惟承歡膝下曲盡

子職時沂東劉公在郡嘉其孝扁其門
以為慶而海寇作矣吾民多橫罹鋒刃至烽火之
警窮晝夜不徹乃謂鴻臚曰吾自少侍汝父日享
承平之樂不圖老年及罹此變竟以隱憂成疾疾
車呼鴻臚執其手曰爾前棄官歸吾口雖不言猶
不色喜乃今滯汝在側一切舍殮事付汝若天假
之緣也吾復何憾孺人生于成化四年正月十日
其卒以嘉靖甲寅四月十二日享年八十有七生
子一即承惠鴻臚寺序班孫男三明遠府庠生明
達明道孫女一適王兆龍俱業儒曾孫男四允孫

允孫允元允光曾孫女二適縣庠生張德琛次
鄒書聘茲卜以嘉靖乙卯年正月一日葬于秀野
橋東北祖塋之次在禮宜銘銘曰有德有齒可生
可死矧惟祿養亦既有子秀野之原返手真爾于
千百年以綿嘉祉

明守貞戴翁墓誌銘

余束髮時見長老談吾松書澤世德徃徃稱浦東
戴氏在我

朝以甲科顯者十有三人其弗顯而以賢稱者輒
又推守貞翁云乃嘉靖戊申余與其孫雲溪君同

事楚臺見雲漢則又數數稱翁賢曰吾先翁
木且拱矣不表斯阡者庸有待也今幸有知于予
吾翁千百歲事惟子言是賴愷不敢謝不敏乃按
博士錢君東原狀次序為之言曰公諱某字人素
別號守貞其先汴人扈宋南渡家于浙之臨安九
世祖號棲雲者為海道督運萬戶

國初有彥文者以右族踰制違繫京師尋放歸因
號復樂實大厥家彥文生鎡鎡生珮珮生昭昭號
處靜是為翁考能拓小成大家是用裕娶談氏有
令德子二長即翁生九歲失恃鞠于母陳氏蚤歲

即自立及長就學英聲籍籍即主政陳公粟京兆
張公黼皆當時名士爭欲令翁出門下比入郡庠
文譽丕振會試南都聞陳氏病亟心驚犯晨夜歸
一見而逝服闋以處靜公年高慨然嘆曰自吾母
棄吾養也幾不及見吾父何年尚可遠遊耶遂絕
口不道仕進矣時處靜居宜壽樓旦旦候起居節
調膳羞夜則視衣襖薄厚歲時率子姓上壽務盡
懽君常念母早世事舅氏樛軒公如其母舅至沾
沾喜或道及母形容咲語感念今昔輒又嗚咽不
休待宗黨姻族有恩妹不能家弟不能室者皆相

以成禮性坦率嘗曰吾惟性之適而顧為怪特奇
苛何為哉以真率名軒軒以內法書名畫外無敗
意物植菊數本他果木不登數雖不林壑隱隱如
薜蘿野境外來啜茗據胡牀相對語語古名節
激烈事率慷慨歌呼縱觀大化豁如也老猶不廢
稼穡時時行野間與父老較晴量雨占歲凶豐人
或恠問之曰歲得污邪之利聊以給上供亦不作
惰農了此生矣既被罩

恩寵以章服且其孫雲溪君佐蒸蒸顯矣猶戒之
曰科舉頭易無玷難乃今雲溪君素履無缺翽

翔中外所至聲句琅然入其庭蕭然松陰鶴影猶
可想見謂非翁遺之耶翁生以景泰某年十月十
四日卒于嘉靖壬辰四月十一日壽八十有三配
監察御史宋公之孫夙閑婦德內政斬斬先公二
十二年卒以嘉靖癸巳正月六日葬翁于褚涇之
新原與宋孺人合焉子某某孫某某曾孫某某君
子謂戴氏之後方昌大未艾意者天以翁樹德抱
藝弗階榮顯也其將有後徵乎為之銘曰爾才孔
良弗果厥施爾器則偉弗售于時豈天罔知天有
餘思積厚報昌以貽孫子為家之楨惟國之紀于

千百年式隆嘉

文學約齋盧公墓誌銘

盧公約齋之卒踰年矣。葬將有月日。其伯子太學君夢錫率諸弟持進士環亭董君狀乞銘于愷。且拜且泣曰：吾先君生雖不顯而素履惟貞。越在人。口使無所表見。恐終泯沒。弗聞。孤懼以請公。其錫之一言是使後世知有孤先君死且不朽。愷聞而愴然。余旣與太學君素相善也。稔知公賢。又以環亭君之狀環亭君賢者。其所與賢必賢。况其言多核而不浮。銘其可辭。按狀公諱汝楫。字良材。約齋

其別號云先世汴人。采南渡徙浙之餘。姚廬為姚著姓。代不乏人。嘉靖間公遊學華亭。遂家焉。曾大父諱烟。號一軒。大父諱達。號紹軒。考諱浩。號素愚。俱隱弗耀。母陳氏。公生而沉毅。稍長。言不務華。行不況俗。旣長。補博士弟子員。自先秦兩漢上下數千載事靡弗該洽。為時文最精純。然不詭于正義。試有司輒高等。及試南都。輒阻。凡七舉。弗售。志益奮。即霜晨暑晝。猶不廢學。久之喟然曰：大丈夫進不得。憑翊清時。勅名鼎室。即當退而淑諸人。不害其為政。遂隱居教授。生徒為來。學探討藝文。諄諄

以行誼相先一時士出其門者爭起雁麀雖顯晦
不齊咸兢兢砥名行君子以為善教性耿介侃侃
自將不肯作好顏款語以媚人先是有鄉先生某
延公為館師時有造請者托公為先容公毅然厲
形于色請者言不盡辭艱悚而退家居嚴整雖盛
暑衣冠楚楚如也性不能飲或燕集客醉多狂率
傾圮公獨悒悒坐竟席不見有隋色德持已雖
峻乃其心無他腸坦坦夷夷與人交纏縈有情味
樂賑人之急貧不能償者至析券不責人之報人
咸稱為長者性至孝事素愚論揣意也類起居服

食惟所欲及卒氣毀骨立自合殮葬祭悉如禮事
母陳孺人曲盡孝敬公年漸衰膝下戀戀若嬰孩
狀至待母家如其母歲時餽訊不絕于道待二兄
真若左右手朝夕友愛不違伯與舅氏貧不能葬
俱相以成禮兄弟之孤不能存者至捐所有俾不
失所族黨雖踈迢念惟一本殷殷厚也教諸子有
法伯子年十三即振緒藝林公猶以隆師取友為
訓今方伯中江公時有文望遣從之游尋廩于官
所與交者並英雋豪雋相繼奮危科彬彬然以興
太學君猶弗偶公又遺游國學以友天下士人謂

其榮名顯揚可計日待而公且棄去矣傷哉身
之夕他無所及惟以母老不克終養為憾且謂諸
子曰立名易無玷難汝等慎無忘我言言訖而逝
夢錫卜以某月日望于通波塘祖塋之次從地
也在禮宜銘銘曰惟金在治惟璞在裏人今心古
具曰賢只榮不在生壽豈在齒亢宗嗣美亦既有
子翱翔霄漢蒸蒸日上于千百禩以隆嘉祉

金母翁孺人墓誌銘

金母翁孺人歿且四年塋將有月日其孤憶椿君
煦率其子太學生星持听自述行狀介余內姪陳

子若曾來乞銘於余余方養痾山中久踈筆研
不敢者再憶椿君顧拜且泣曰孤不德先人棄孤
襁褓中孤無吾母無以至今日乃今吾母已矣惟
是懿行苦節不欲使其祇辰而弗聞孤是敢以墓
中之石累我太卿公太卿公賜之一言是吾母死
且不朽言至簌簌與淚俱下余不忍聞遂辭不獲
乃為叙次其事而銘之按吾松去郡城東南五十
餘里里曰翁庄詢之故老蓋以世家得名其來遠
矣今金母翁孺人者寔出其系云孺人父東隱公
有隱德以善聞生孺人少有淵質歸裕菴金君不

三載裕庵疾平孺人華年子方乳隣有不良者
挑之曰春花秋月人壽幾何新婦能無念哉孺人
勃然指所抱孤叱之曰夫死亦死今也吾不即死
以有此耳斯言何得入吾耳哉遂指天為誓矢無
他志先是裕庵君之父雪海公有四子裕庵其仲
也裕庵既卒孺人以煢煢一女婦人上有舅姑之
奉下處伯林妯娌之間難不難也孺人能以孝敬
孚之皆得其歡心已而憶椿君漸長孺人遣之就
傅朝夕課督隱然有熊丸斷機之風然雪梅公年
日遲暮而諸孫中惟憶椿君長且賢輒以賦役事
舅之經理而憶椿君遂謝棄舉子業孺人亦與之
曰耕稼庶人之職也况汝父即世時吾豈知有人
日今得見汝成立亦既幸矣汝惟服田力穡以充
源家以無替汝祖汝父之業吾願足矣豈待祿仕
之養而後為榮哉憶椿君用是淬厲自少儻儻有
大志今果克充前烈為海濱望族人曰翁孺人之
教也良然良然孺人性仁孝事雪梅公與姑韓曲
盡婦道滄漣饑餓不敢後諸伯林雪梅公每對所
親者輒稱曰吾仲婦賢吾仲婦賢及舅姑相繼沒
其諸殯殮喪葬之費一視諸伯林不敢自以孤嫠

乞貶損乃治家則勤儉彌至斯暮誠僅奴力作而躬自啜糜衣疏甘苦與共意恬如也追憶椿君壯尤善幹蠶家日以裕已而孺人抱孫輒又嘆曰我未止人茲其有賴乎他日可以見夫君於地下矣不覺泫然隕涕嗟乎是可以觀孺人之志矣嘉靖甲寅倭夷猖獗剝亂東土憶椿君奉孺人避寇於青城城故卑庠稍不戒即墮賊計憶椿君負孺人挈妻子僅以身免而諸所囊索一無所持徒手入郡孺人竊以為喜頗謂憶椿君曰吾聞賊入青城恣其甘心吾家骨肉無恙此天幸莫大矣他

何足惜哉當是時雖疏離顛沛而憶椿君長於料理門外事一不使孺人知蓋熙熙然樂也初裕庵君沒孺人幾不欲生以有子勉就食飲然袞毀過情哭泣無度遂惟目肯百療莫瘥至丁巳寇卒復遂故居孺人春秋纔逾五十目雖眊而體逾健猶誨誨誠憶椿君勤而耕作儉而服食以毋廢墜先人之志又呼星曰而父以無父廢學悔何及矣而有而父而不痛自策厲而罪也而勉之以至內外城獲無間男女無不人人飭戒咸當於理大都孺人井井翼翼外若嚴毅乃其心願仁慈撫孤育孫

此其大者無庸論至於待伯林敬處姑嫂和親猶子若已子罵詈不及於子姓箕楚不加於僕婢則終始如一人或以不足告者無問里隣族黨有則輒應暮無靳色以故人人無不愛敬頌翁孺人賢者孺人暮年肢體豐裕往歲忽得風眩遂成半枯億椿君竭力醫禱竟弗愈一旦復發而遂不起蓋隆慶二年七月六日也距其生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有六子即憶椿君煦娶潘氏御醫潘公女孫一即星娶繆氏孫女三長適張倣次適劉良輔次受文學傳嚴錢君子錢煒聘曾孫男三一經聘周氏

太史恭巖陳公甥一緯聘史氏大學中峰次女一綸未聘卜以茲歲某月日塋於祖塋之稊位啓松庵君之窆而台窆焉嗟乎孺人已矣而其冰檠之操凜凜不渝即古栢舟遺範曷加焉乃今頌聲烈烈具在輿論里中父老覈其實而聞之有司有司與學校議協行將奏請於上而表厥宅里以揚有休烈此其事憶椿君尚欲乞言於恭巖先生以表之於墓孺人於是乎不沒矣况有孫如星清脩懋學必將起而亢宗曾孫王立森森皆異日青雲器豈非孺人積有淋德而克昌於其後哉是宜銘

銘曰孰畀爾賢孰奪爾天死節匪難無則難夫
妻一志孟媪三遷冰心雪操婦道以全有美孫曾
瓜瓞綿綿榮不在生壽不在年旌淋有制寵將
及焉於千百禩視此銘旣

封文林郎杭州府推官續庵陸公墓誌銘

敕封文林郎續庵陸公乃先京兆鶴江翁之子今
秋卿敬齋君之考也諱從遠字履漸其先世世為
華亭人居城西豐樂橋者寔自樸菴翁始樸菴生
守愚翁守愚生贈應天府推官可鈞翁成以善行
聞鶴江翁其仲子也仕鶴江翁與惟同舉於鄉如

與甚密翁才十倍於余為文秀整人謂翁上菴官
十選十利而竟不利人曰才如翁而竟不顯當必
有尤宗耀時者出以曷大陸氏也翁生有四子伯
即公仲禮部主事寶峰君從大次鄉進士玉崑君
從高次進士節齋君從平公生而敏慧自童時即
與仲氏以少俊名振緒藝林聲籍籍起時從瞻山
王先生游瞻山門下多奇士今少宰平泉翁其一
也少宰尤負天下奇抱回之名日益起督學使試
輒高等辛丑寶峰舉進士鶴江翁謁選得應天節
推委公理家政無何入南畿省覲道經句曲句曲

有鉅姓某者以寃獄論死京兆翁廉其情為白上官得後寬贖其人德京兆竊伺公還挾重贖為謝公峻卻之無所染京兆翁居官清謹介心如石不能為脂常渙恣態遂曰改官以疾乞歸歸則囊空無一錢還家故貧至日益落公以教授生徒為養家徒四壁京兆翁又抱隱疾不便興履會寶峰以北音訃至公恐傷翁心排愁破涕潛為經理家事又撫其二孤以庠於成立雖仍仍多難中然所業不廢趙方泉督學有聲渙器許公試輒真高等及試場屋輒又不利時秋卿方蹕厲英發為文雲

川通鏡莫能當公歎曰吾志齋矣得若振烈足矣仍教授生徒兼課秋卿果濟屬與其弟自齋君同舉於鄉登乙丑進士謁選授佐理杭郡公聞而慨然以書諭之曰理官職惟讞訊民命繫哉爾無縱無苛無視上官顏色以為異同無持已見以執偏徇爾無忽我言秋卿聽唯唯所至願良於官遇事猶善斷撫按藩臬咸器重之事無小大皆取裁於秋卿於是薦剡交騰而青天之譽播在兩浙公又聞而喜曰兒羗強人意吾聞兒官勝自己官我尚窮年兀兀作措大耶遂割宦情以儒官例

受冠帶終完節自高語云西子衣褐胡害乎美專
諸赤手不失為勇良然良然丙寅秋卿迎致官郎
二三寮友觴公湖上禮成即駕葉舟歸曰官衙如
水我豈以外遊溷吾兒耶八以是益多公戊辰秋
秋卿膺 已公晉九 人曰以彼其才不超
歷有赫若或惜之公顧笑曰以行志奚必擇官
與其巧而速化無寧拙以行時未幾會

天子冊立 東官選 在制凡藩臬守令曾
經再薦者得膺 封典造議協公乃得封文林郎
杭州府推官母顧氏封孺人當其時自齋以進

使事歸玉崑以恩貢上春官蒸蒸顯矣公顧兢兢
自將戒僮僕飲戒門戶秋卿君北上休休不悉別
頭乞迎養與俱無已改南以就養公曰吾健無恙
汝其盡厥職雖萬里不越几席汝弗盡厥職即時
時遶膝下何裨耶君猶逡巡數日乃往別未數月
公竟疾作而逝傷哉公天性孝友少失恃事翁孝
謹脩至中遭凶喪及倭變百尔勤苦咸萃於身與
寶峰君為同母弟寶峰雖為伯氏後一切家政悉
以身當之至不煩其慮其事繼母許安人如已母
重傷黃安人不及養無論黃安人即黃安人之母

張待若已母生庫死葬一不愆於禮無論實峰同
母弟即玉崑君自齋君名雖異母宛若同生自少
至長撫教直成立無論合族即同宗涉一脉之
雅歲時問訊不絕於道意殷殷厚也平生不善生
產又遭多變人不堪其處公處之裕如隨感隨應
不以貧窶其才尤好施予或以緩急告隨手輒應
一即傾囊不顧人以此益高其義公自少讀書過目
成誦雖星曆卜術釋官小史之書靡弗洞究厥旨
尤長於書得古法家體人爭重之其為文莠筆滾
滾率暢達不羈性尤善飲每賓朋燕集深觴細酌
醉鷓鴣月墜不為亂至以酒聖稱公持身端重外
若嚴毅乃其心頗誠恕與人交不設城府一見即
吐肺腑了其平生過平待羣下有恩減獲孳隸有
自少至老不識公鞭笞訶詈狀其寬宏之度類此
咸謂公宜享有遐齡以膺累錫之榮而今乃僅僅
下壽此造化有不可曉者公生於正德乙亥五月
七日卒於隆慶庚午正月二十九日享年五十有
六配顧氏封孺人貢士佩齋公女子一即秋卿君
萬鍾娶蔡氏封孺人國子生允修君子女三長適
龍溪令柴齋王公孫邑庠生啓林次適郡庠生見

泉岳君子模次早卒孫女一許聘錢光祖先是秋
卿君產子輒弗舉公以為念以日者言謂秋卿君
先繼而後育於是乃以蔡孺人之姪子之命名曰
啓麟其意固已遠矣嗟乎予於績菴公之歿也不
能無槩於中焉夫以公宏才博學即使之早致青
雲豈不足以得志而乃屢奮屢蹶大非士論所望
於公者然有子如秋卿少年登第即以能官聲名
佐方隆隆起然則公所未究豈非天回將留以有
待耶若公可謂不歿矣公卿君卜以卒之又明年
正月四日奉公柩厝於一里涇之原願持所自為
狀乞銘於愷予讀其狀其言核而不浮信而有徵
是宜銘銘曰明珠弗飭大璞弗理君子貴真在識
其裏身有不顯視於其子有文有政邦家之紀矧
惟世德揚陳王呂一德相承後先婉美過者必式
於千百撰

京瑤滯仔煥次子平孫敘 一 半寧或乞祖乞是次

溪集

卷三十五

廿六

浮集卷之二十六

太僕卿雲間沈愷舜臣著

行狀

資政大夫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

學士堂詹事府事致仕

贈 太子太保

謚文簡毅齋孫公行狀

曾祖考諱士達號養浩曾祖妣姚氏祖考諱璣號

抑齋署江西廬信府儒學訓導

累贈資政大夫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祖妣任氏

累贈夫人考諱衍號雪岑福建延平府知府

累贈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妣氏累贈夫人

公姓孫氏諱承恩字貞甫別號毅齋高出晉御史大夫康之後世遠譜逸莫究承傳其先爲汴杞縣人宋南渡扈駕徙杭武林延祐初諱伯英者號瑋菴博學善文詞兩膺江浙行省御薦就辟爲上饒錄事既而退居西湖之孤山以道自娛會方國珍亂避居松江爲公始祖云靖菴生雪齋字仲恭其弟拙齋字清叔官侍御陞武昌別駕雪齋生養浩諱士達設教授徒養浩生抑齋諱獻舉宣德乙卯鄉薦署廣信訓導事在太保文定公誌中抑齋生

雪岑諱衍舉成化戊戌進士延平府知府卒于官所至有惠政沔陽與延平俱有特祠又俎豆于鄉楊文恪公誌已具載二世皆以公貴贈如其官雪岑翁生二子長承德次即公幼時雪翁夢入朝有異物如狻猊狀自端門出而母阮夫人亦夢日墮于懷人咸異之孩時即穎異性凝靜婉婉如處女四歲即能屬對雪翁試對輒應言未出堂戶而佳語已喃喃傳矣別駕一齋吳公與雪翁善公侍側以紅燭試破即答曰色似朝霞光同夜月吳公喜曰此是清華色相異日華國之徵也乃以愛女字

公即吳夫人也稍長不待傳訓月聞日益敏若天授爲文不事剽襲清雅合作尚書文僖顧公擅時名慎許可一見公文亟稱賞曰奇士奇士翁官南都時會文僖發解榜出觀者塞道爭羨競侈雪翁謂公曰讀書者當如是公對曰學在我遇不遇在時其志意已恢恢乎大也時督學者蒞松雪翁欲令公歸就試公曰學猶未成歸欲何爲翁吐舌色動官延平公隨侍左右夜不就榻清苦勵學者不知爲貴家公子父之學益大及歸則雪翁已不矣服闋造大比公方爲第之時鄂陵劉公爲

玉疇陳公爲學憲試其文並材之俱取冠多士應天試即領薦弘治甲子科也年纔二十有四上春官弗售卒業南雍大司成得公又即嘆曰當是吾輩人再上春官再弗售益清苦勵學思所奮援以自振正德辛未登進士考庶吉士內閣諸老得公卷轉相稱異讀書中秘屢試屢占高等尤爲斬文僖公所傾信諸所制作必屬公代草始定譽籍籍起授翰林院編脩時災異疊見公作脩德應天賦疊疊下餘言詞義忠懇中有言人所不敢者人以爲難會江彬柄政擅威福日益恣橫計無可展

布乃以疾乞歸歸則杜門掃軌拓地爲園瀟池壺
石隱若岩居日夜讀書其中見邸報有一賢人進
則喜溢鬚眉或貞賢受抑剛正罹禍則色變長嗟
至寢夢俱愕歲辛巳彬伏誅未幾

武皇帝南狩回壺公顧喜曰撥亂反治此其時也
可復雲臥耶乃復北上尋會

皇上登極公即與經筵賚以銀幣首進正始箴十
一首大都在防慮謹初肫肫明翼

主德鬯宣化原以振萬世太平之業

上覽嘉納勅教內書堂公約已鈔躬儼然臨之

率教者多歛括就矩度罔敢逸無何

詔諭安南國充正使賜一品服比至境內國方

構兵度不能入疏請于朝中止旋丁母王夫人

憂服闋會星變求言公裒集前代帝王所賢所不

賢孰可爲法孰可爲戒彙而成帙各識以五言詩

一章以進

上大悅温旨褒嘉欽定書名爲鑒古韻語已而

脩明倫大典爲纂脩官書成陞左春坊左中允仍

與經筵爲講官每文華進講雖外貌若訥而敷陳

條暢不激不隨動傾

聖聽 特命講大學衍義綱統目張雖玉貫珠聯
字字道縷縷分也

上于象中獨屬目公人固知公已駸駸簡用矣然
忌者相側目駕爲浮言賴

聖明庶公耿直不爲動辛卯 命主南畿試崇雅

黜之文體 正入彀者皆負人備傑而魁天下者

連得二人若今宗伯石爨李公其最也時母阮夫

人年高乞終養歸且三年丁阮夫人憂丁酉服闋

主畿內試得士不減辛卯聲稱籍甚尋陞南京翰

林院侍讀學士時霍文敏公爲宗伯文敏故魁

自豪意氣軒不肯瓦合獨雅重公過則品評人

物揚確古今雖夜分不倦文敏嘗曰與他人語若

欠伸思睡至與毅齋坐雖沉酣中不覺洒然醒矣

在留都甫二載

上嘗顧近侍曰何久不見稀髮中允稀髮者蓋指

公也於是中外皆知公益焉

上簡注陞少詹事仍兼侍讀學士特遣使齎以銀

幣仍促之來京三載秩滿以四品 贈父母 恩

典如制尋會推禮部右侍郎時同郡陸文裕公爲

府詹事列會薦乃以公副之

聖心嘉悅
文倫至
聖心嘉悅
上嘗于西內與首相某公議品廷臣亟稱公可大
用時有知者勸公往謝公曰用人在朝廷可私謝
焉且今楚龍滿朝某何物庸猥可當
聖心君誠愛我慎弗言人以是益多公自公入
西馬文簡公才爲左侍二人俱秉禮式經以古

自將令及師嚴公爲宗化益重二公會
聖天子大興禮樂而集議廣思中有未定者輒問
二公則酬應如嚮平居視之率又沉沉若不能言
者嚴公益重而賢之望日益懋

皇上眷注日益隆自後祭告 求明後殿視牲南
郊及至國學皆 命公行禮 錫予駢繁殆無虛
月某年轉左侍郎考績 賜羊酒白金文綺如二
品例祖父母父母仍俾贈典如制男克弘廕入國
學某年京師大水民不聊生至厯宵旰出內帑賑
給繼之大疫死亡者人相枕公特疏請施藥九門

用廣仁澤

聖心允悅乃命公董其事

上復製丸藥仍以錢寶之囊中以周其病且貧者
于是請給者日以萬數京師賴以全活不可勝算
老幼咸舉手加額曰天乎

聖恩罔極而當事效忠者亦不可忘某年

顯陵寢殿營建

上擇人往祭謂輔臣曰此必令孫承恩往可輸誠
悃特給勅以行公將事唯謹禮成賞賚有加旋
轉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丙辰

陞禮部尚書仍掌府事脩

玉牒會典副總裁丁未會試

上簡命公爲考試官事竣士論翕然爲天下得人

賀戊申冬

上特旨晉公以尚書掌禮部事疏辭

上溫旨褒嘉謂公學行純謹不允辭仍

命兼掌府事蓋公在府部日久篤恭之忱實亮之
節素孚于上委任彌篤而不知忌者已不滿于公
矣公即上疏乞骸骨情詞懇惻疏再上得

俞旨即蕭然駕葉舟歸歸無事事神怡意遠門外

事多不聞但慮其禁禁植望遠視
皇上萬萬年更願海宇寧謐曰得長壽
此生是美康成唐事府負缺
上辭語以原官起復公聞報感極時有微恙或勸
以所辭公曰我雖有犬馬之疾苟不至死自頂至
踵秋毫皆

帝力也敢自便其身圖即赴 闕西內撰述時時
宜召至分撰詞章採用公者不少辛亥以七十引
年乞休不允仍蒙 溫旨慰留又累疏請

皇子講讀蓋公思惟其 職言不敢不盡而勤勤忠

懇已可槩見壬子加 犬子少保兼翰林院學士
而祖父母父母仍 贈典如制先是

命撰甲辰榜進士題名記稱

旨至是又應 制撰瑞雪詩

上特賜和仍書龍箋鈐以 御寶題為賜和承恩

瑞雪吟皆異數也

聖眷日隆是冬公疾作疾且劇明年春少瘥公去
志已決不可惜矣乃疏乞休極陳病狀大畧謂

聖天子方隆有道之治臣徒糜廩糧積有尺寸
效近遘犬馬之疾日甚一日恐終不敢以衰穢有

累...明時言甚凱切...
上甚憐之 特賜馳驛以歸時果免...
督府都事亦蒙 恩欽准隨侍還鄉...
聖上嚴明待臣下恩威迭施自嘉靖以來大臣乞
休者不爲少也至乘傳以歸併令其子隨侍此其
事無論今人古亦有幾亦異矣亦異矣丙辰
聖壽五十古稱五十始壽

皇上中興之運與天無極自今日始乃製頌一篇

遙祝

萬壽時男克紹爲鴻臚玉簿適在官命之賞進

上甚嘉悅 賜白金文綺一如在廷輔臣禮其始
終 春注有如此家乃悉謝諸累蓄真返初若將
爲終老計癸丑東夷不靖山居舊宇殘燬過半城
居終與性忤至以憂成疾竟罹自肯猶善自寬解
時時誦舊所記臆者雖手眼模糊或詩詞有所新
得輒命僮傳寫或教之歌詠聊以求日庚申冬壽
八十閩里姻黨稱觴上壽者僂滿戶外公顧爵爵
不樂謂諸子姓曰我本一介書生起自猷畝今官
居二品又年已八十皆賴

聖明亨逾涯分但今神氣日索其所存者形耳

清難俟白日易沉所須幾何不豫爲之所一有不
測嗟亦何及無徒以稱慶爲樂又曰余不善俯仰
往在朝時賴少傳存翁多所匡調得免罪廢亦嘗
以後事相告此公厚德古人與俱無論今世諒能
記臆弗忘言至蘇蘇墮階於手執謂其竟作求訣
語耶卒之曰二子諸孫跪伏床下問所遺言曰我
何所言我亦自分此生無味心事但汝等能體忠
孝二字我即死無憾矣至檢其遺囊囊無得貲既
就枕簀間見所遺疏疏中語大畧曰臣自乞身以
來歲月易邁大馬苟延幸年八十有一不意病在

膏肓藥石罔效已分不可起矣竊念臣遭逢

明聖忝廁崇班職分無裨于任使 寵榮每過于
叨承今已慚負 國恩無亦虛生人世墮捐已矣
啣結茫然惟願

聖躬康壽天曆彌長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此
其疏蓋在卒之前三日昏昏中口語命予傳寫而
至誠忠懇昭布衷衷一念愛君之心至死不忘抑
可以槩其平生矣公古貌古心面目清冷直項嶽
嶽見人一揖之外既不能作寒溫間語又不能
欵欵長情曲道密意而世俗所謂俯地折腰屈曲

萬狀俱謝不能見人一善一藝則熱中亟欲推引
惟恐弗及退見其人又澹若生客死不相識及見
不善若象穢負垢恐患將及之開口論事無面背
輸真吐實一不當意親且昵必面斥不少掩覆惟
義所在則勇不顧先後毅然獨往雖萬夫莫回或
勸之少貶以徇時曰性猶貌也鶴鳧短長所受于
天一成而不可易吾何能變外雖廡隅乃其中顧
純然古道坦坦夷夷竟不知人間有蹊徑巧僞事
人或造奇托恠飾好語以調公公聞言輒信一不
以疑人曰此殆給公耶公曰吾謂有此理即有此

事豈逆其詐爲嗟乎寧人負我我無負人平生不
善治產業或勸之居積可以不貲公顧笑曰吾富
而子孫自貧不必爲吾貧而子孫自富亦不必爲
人以爲達手不識握筭口不問米鹽細小及物價
盈縮自垂髫至白首赤子之心若一直未雕蓋八
十餘年如一日云公性至孝少隨雪翁官邸寢食
不離及歸聞計號痛幾絕迎襯徒跣千里外至批
荆棘犯晨夜不顧事母王夫人如所生若不知非
其所出事母阮夫人曲盡孝敬阮病以身祈代曰
天乎其相吾母寧灾于余身事兄守齋如事其父

事效顧氏如事其母撫其姪克嗣真君子也
又撫其孤昌祖真孫生養卒塋俱相以成禮視從
姪言與明善無間遠近明善之子友仁可教卒葬
以成立今薦名鄉書錚錚起矣雪翁二姊早寡衣
食所須皆從公出祖母任夫人族裔微弱及母阮
族凋謝周恐不逮甚則移之就養終其身吳夫人
有兄弟三人待若一體邑博似齋以其親且賢相
與尤洽自公謝政歸族黨多食貧公歎曰我縱不
能如文正公之廣濟博施敢視一本如途人耶人
人給田數畝又出其 恩賜所積者散給一以廣

皇上浩蕩之恩一以示祖宗本源之意奉先率古
禮作先祠崇奉四代又作別室以奉始祖及祔享
者自奉甚薄歲時享祭務豐潔朔望肅衣冠以拜
又于祖先遺像與雪翁像各爲贊頌仍自叙其
平生別爲一冊命姪孫友仁作世系譜惓惓敦本
睦族古道至彌敦矣居鄉甚厚舊居有陵翁者其
塋地與公第密邇或以其地善勸之徙公曰獨不
聞爲勢家所奪乎我固非其人也顧培其封樹墻
而垣之俾狐兔無穴于中戒樵牧者無爽于道其
居右爲太清道院勢人欲舉其地昇公公曰此吾

童時所釣遊也其遺流者舊所同得也既不
之營葺而忍奪之手人以是益高其美家居未嘗
輕入公府請謁者輒戒門以絕非慶唁相見郡
大夫可計日數也廡靜寡欲使交遠涉萬里外所
過有司皆有贄遺公一物無所受使楚游者稔
知其先聲即湘紉細小不以涸公清聲朗然待蒲
葦有禮憲副定庵曹公僉憲一庵許公以其有古
行恂恂執子弟禮言必稱名居必避南曹固擅時
名獨愛公文嘗以采蘋題乞言公操筆立就曹驚
曰君倚馬才耶曰父執之命不敢後也鶴坡王公

一邑令戚龍淵張一桂皆布衣以其才且賢並折
官位輩下之及歿梓其詩稿以傳尤敦故舊若高
封君吳邑博桑晴山輩嘗舊同筆硯公赫赫顯矣
過必訪訪必促膝論心至鷄鳴月墜不休後吳作
教巴陵公以宗伯使承天乃遣使迎至行臺連床
話舊真愛溢出終不以冷熱變往與都諫俞公同
使交俞歿于途馬文簡公同在部馬卒于官公皆
爲之經紀其喪至恤孤翼脆靡弗崇厚而處文簡
公事尤較著事在太史王槐野集中待子姓雖煦
煦撫愛一不憚率勃勃厲形于色叱咤之聲若

所審必使之愧悔乃已嘗教子子謂鴻臚者曰
職司典禮謂都事君曰子職司贊畫母以資券自
卑毋以才庸自諉在昔名人鉅賢豈盡由資地耶
男兒在自強耳諸孫統膝日課誦讀及試之文親
加品第不戒而肅待僮僕嚴而有恩冷暖飽饑多
不拂其情茲雖其細可以觀大公著作最富文章
典雅平正雖不務襲陳言而造詣精深開闔變化
皆根于理詩雖效法漢魏取材晉唐要之質任自
然多本性情所著有使交紀行稿鑒古韻語使郢
稿集古像贊有易義有女訓皆梓行傳播其灑西

草堂全集尚藏于家書法道勁一無纖媚態而叅
之古意尤多則公之所恃以不朽者亦多矣配即
吳氏封孺人累贈夫人備有懿德先翁卒繼娶楊
氏今封夫人側室謝氏宋氏錢氏胡氏謝氏亦先
翁卒子二克紹即鴻臚寺主簿娶吳氏徽州長史
后湖公女克弘即前府都事錢氏出娶蘇氏御史
一齋公女女三長適太學生陸鏞次適太學生黃
相次適叅議戴東溪子邦傑孫男六昌胤昌道昌
志皆府學生俱能文年少而奇並英英才雋昌諱
昌福習舉子業俱穎秀不凡昌壽尚幼孫女一公

生于成化辛丑十二月十三日卒以嘉靖辛酉八月二十一日享年八十有一塋以某年月日計聞上爲悼憫念經筵舊學

勅禮部舉卹典以聞 賜祭四壇仍遣中書舍人梁孜治塋事謚文簡蓋以公啓沃在經筵制作在秩宗儀刑在天下獲上信孚已非朝夕所以令名完節遐福永年得以始終保全而 貴終恩典至隆極備公至此可謂一無欠心之事矣愷學殖荒落晚脫泥塗雖愷亦不自知奚暇望人之知獨公不以愷爲不肖往往見人推與若視之爲忘年友不可不謂知己之遇公卒之前數日愷就其榻而問焉公顧謂愷曰余之平生莫有出于子之知者吾死子其爲我叙其顛末則是俾我以不死也於乎言猶在耳焉忍負之乃不敢隱不敢佞謹撮其要且大者編次如右將以請于當世之宗工大手製采而擇焉謹狀

封承德郎刑部主事先考慎齋府君行狀

先君葆貞履素積隱德弗克振耀賴有餘休以遺孤小子獲從子大夫後孤實獲戾宜驚萌誅不自殞滅移冢于吾先君孤每恨進也晚營營奔走僅

竊升斗之祿莫克迎致效一日之養至是嗚呼
歸孤誠死罪死罪又恨其病不及視燕后卒又不
及視含殮以慎終事終天之悲復何非然惟有先
君之平生在惟當世立言者錫之一庶先君不
悼不百齡不孝孤不無蓋覆先世世爲
華亭人先君魯大父諱一
月山父諱浩號東樓恩授徵
于正義傳在定庵公可徵也嫡母
母劉氏有淑行生男子四人長熊次
煦善奕號玄奕子次即封主事先君
照字應華

慎齋其號生有奇氣年弱冠已哀然如老成遇事
倜儻無靡靡逶迤習閭里人微視其能試諸艱
先君徐徐應之無不灑布一日喟然曰男子則有
四方之事終日守株坐何爲遂携背走四方即在
紛囂中風度灑如也雅好與士人遊客蘓門見靈
巖虎阜之勝時時挾士人携壺觴登最高峯頂徘徊
瞻眺津津然若有味竟日不忍去及客淮涉江
上金陵會多士以試事至乃大供燕作龍門小集
及下第者顧益密委曲通殷勤至割貲爲行李費
善事吾祖東樓翁有所規畫一委諸先君戮意

顏無不當翁意祖母劉孺人病先君不翔不橫
藥必躬進及卒茹哀執禮至歲時思莫悲感如初
喪前客淮時仲兄煦密與數十金爲賈資及歸兄
且沒矣時方寒約或勸之匿弗言先君毅然曰何
言乃爾男子當自樹立可背義務私畜邪泣歸其
嫂至撫愛遺孤齊於已出雖屢困窶終不忍割竈
自食晚益困嘆曰我固在也顧終陽陽自得無幾
微見顏色孤時爲諸生攻苦茹澹日不暇給先君
嘆曰斷齋畫粥古何人耶且戒諸子曰我孰哀矣
又倦遊汝等不自自策勵何以自立孤等片之惴

惴弗敢失隆嘉靖庚寅孤宦遊京邸日惟二親憂
屢疏乞歸先君以書諭之曰汝刑官職惟譴訊民
命繫哉爾及厥職吾雖弗與爾俱胡弗豫爾弗及
厥職吾雖日與爾俱胡能豫小子謹識之其尚無
忘吾言歲辛卯錄囚畿內先君得邸報憂形于色
曰兒有此行哉王賀定國可深長思矣既而聞畿
內人稍稱辯則又喜笑已會

天子覃恩海內先君拜今封受

命曰予何物草茅有此忝竊苦無自效奈何郡大
夫鄉飲待以賓位裁冠緋衣非公燕不御自是成

黃樓戰門戶自與故舊結柱山中笑
晨夕方謂榆樂未艾而乃遽爾也於乎痛哉追
往歲孤以使事假道歸省每侍先君側見先君形
神明奕矐晁晁出碧光談說少小事都記臆不忘
再飯後率加餐如常間嘗從先君遊又見步履便
捷躍然矍鑠如少壯貌孤竊喜曰天乎其相吾
翁可百歲不死愛日未涯也吾行幾弗憂矣再如
京師方繪雙壽圖乞諸名家語爲祝冊成訖且至
矣孤驚且悼曰寧邪何遽邪知有此即三公何益
顧戀此一官竟歛恨終天邪於乎其慟也已先君

生以成化乙未三月二十九日卒以嘉靖十四年
四月有六日春秋六十有一先君性任質無他腸
遇人輒破唾岬見肺腑居常與人言事輒肫肫無
隱有告之者曰盍慎諸曰唯唯至與人言率又肫
肫無隱然人多庶其性不之校晚亦深懲閉口且
以慎名齋矣平生善酒深觴細酌窮日不爲亂侍
席即有歌舞樂悛悛坐如無歌舞樂席上人即號
呼美酒相狎侮第悛悛坐不與席上人號呼弄酒
狎侮每夜歸顧笑頷呵呵冠衣整如也性嘗習茶
子業即棄去至所恆習者猶矢口縷縷而出嘗與

文人夜坐偶觀史傳先君從傍曲證予不聞者曰
爾老經生邪先君笑曰爾謂老經生始解古今事
邪配陳氏即孤母封安人生子四長即孤刑部郎
中次悌次懷次忱忱習舉子業娶皆名家子女女三
長適倪濟次適蔣憲庠生次適千道孫男四紹麒
紹麟紹龍俱庠生餘幼孫女五長適陸承芳府庠
生次受顧守忠聘次受朱綱聘餘皆幼曾孫一尚
幼卜以茲歲四月維吉葬於北城濠之新原於乎
孤罪何言柎于祖塋以從昭穆禮也然瑩域狹隘
塚且纍纍非所以安體魄棲靈神也孤南奔以來

即借日者披荆棘犯晨夜謂半九山之野莫之
恊告適夜夢吾祖東樓翁示孤曰何事遠求吾丘
之尤當必有得者爾亟圖諸覺如夢言走不百步
豁然良是之若天與之合也於乎異哉孤等不孝
葬不克厚罪何可言惟是華谷之石所以納諸幽
者將遺後永永久圖惟不朽是孤不忍以草莽語
銘吾先君敢扶服冒干太史公太史公愛孤世或
知有孤倘遂銘吾先君是後世由公知有孤先君
臨狀感今思昔在在成痛即懃行種種更莫措一
言即有言荒迷顛越漫不可次序竟不知作何如

語惟高明見原德厚至深殞齒嚼也

貢士鳳樓孫君行狀

嘉靖乙酉秋文斐君卒於南畿太學官舍越明年將以月日塋其弟文采君率其孤子孝乞狀於余且拜且泣曰吾兄已矣余重哀其生也弗顯歿又無文以表其墓恐終混於蒿萊而無聞也深惟况縶是懼又曰知吾兄者莫如子非子之狀其疇為銘言至欽欽與淚俱下余聞之亦為之嗚咽曰不然文斐雖未得顯其所存有足顯者自古太史錄善將以傳後豈必皆顯而後傳况君於愷為姁且

安忍不執筆為太史後耶乃勉次其事孫氏先世世為華亭人代不乏賢曾大父諱文亮有隱德弗耀大父諱士亨號雲岩韜光履素父諱敬號雲軒義授承直即少刻苦自立終身無所附麗好施予若嗜欲然見人疾苦患難營救不遺方松人稱我者必曰雲軒雲軒云年踰五十弗嗣孺人顧氏久弗育一夕夢異人出懷中一棗與之曰啖此當得佳兒孺人如其言遂生君君諱息章字文斐別號鳳樓少負奇氣不與凡兒伍數歲即嗜學母恐其心動致疾輒縮其膏油俾無夜讀竊入密室

默誦不輟弱冠筮郡庠輒試中的累上秋闈
弗第嘆曰命也柰何益攻苦弗解事靈軒公敘在
右承穎母氏嬰未疾幾廿年視藥石起居惟護人
問者迎送必泣以拜及卒哀毀踰禮君子傷之典
弟文采少小服食不相違嘗諭之曰所望同心充
宗無得棄先人敝廬以辱世教家文采用是策勵
名聲日相上下正德庶午歲大疫鄉人待君舉火
者居多有貸不能償者則舉券拆之或曰子殆樹
德乎曰人柰何不務德哉再舉秋闈又弗利嘆曰
吾志齋矣嘉靖甲申以貢上春官入成均大同戊

奉政大夫江西建昌府同知未軒朱君行狀
郡丞未軒朱君薨及二暮矣其孤胤徐乃持所為
行實衰絰踵門泣曰孤重哀吾親生既不甚顯歿
又無文以表諸墓恐終泯于蒿萊而無聞也深惟
沉鬱是懼又曰知三親者莫如先生徵先生之狀
將藹焉莫徵言至鞍轡與淚俱下愷誼不得辭勉
次其廩君諱鳳字鳴岐號未軒世爲高淳龍口里
人世不乏賢相傳爲龍口朱云

國初有諱寶者以他事戍金山後所再傳為伯川
公海海生杲杲儻不群錚錚有聞矣杲生磯是

為君考號東隱多藝能嘗賈于江湖間然絕俗
商而隱者也生二子仲即未軒君君幼穎不凡
五歲客試以對偶輒應如嚮日記數千言稍長習
舉子業為時文最精名隱隱起周氏某方為擇婿
一見君津津喜曰佳偶莫踰子矣遂賓而館之家
弱冠補博士弟子負家故貧東隱公卒家日益落
徙居郡城與今相公存翁同受學相公年雖少公
輔才也一下筆雄詞古思已卓絕倫輩君獨識之
庸眾中遂定交焉時泰和龍江陳君方為邑令延
教其子某自是門下取科第者相屬不獨某起名

鄉書若今大廷樹達齋徐公與憲副弘宇王公并
後先炳耀無何以選貢入太學大司成文莊公亟
加稱賞既卒業居毋王夫人憂服闋癸卯領鄉薦
再上春官再弗第益攻苦勵學憤憤如遇敵弗怯
癸丑又舉又弗第君顧歎曰命也男兒當自樹自
古純賢偉傑豈盡由此途耶遂就選銓曹試居第
一出知定州先是首選者往往內列華顯君獨補
外人為君不平君顧笑曰官以行志豈論內外邪
慨然就道州當三關九省士大夫乘傳前驅無論
宵晝雨晴迤至迭居百爾誅求民嗷嗷病矣君乃

敷執甚毅即專官顯人多所震撼不為動而
之求悉為罷閣民困稍蘇至輕聶仲金之辜申王
宗知之抑尤翕然人人稱明均徭審編徃多出稅
弊不可言君乃親自校讐定為三等九則如市斯
平定故中山壤地肥瘠不同槩于徵輸逃徙者大
半君廉得其情酌地豐歉調停區畫復業者以萬
計丁巳歲大旱州人大恐乃齋戒矢心以萬民命
告于皇天越日雨戊午歲復早禱亦如初輒又大
雨人以為精誠所格尤嘉隆學校較藝文擇其尤
者而賓禮之貧不能存者寧捐俸以給又時時緝

治宇廟至手題扁額文教燁然士彬彬興矣
大著薦剡交舉己未冬晉建昌府同知同知職司
清戎先是究詰者根連蔓衍漫無庠極乃檄所司
嚴稽戎籍止及應勾補者餘悉置不問民甚稱便
適閩粵盜起嘯聚山谷勢甚猖獗率倡勇敢督儲
餉鍛戈矛又檄諸屬邑召募壯士選精簡銳分布
要害顧以身先之策馬走百丈嶺峽嶠山諸險遍
歷兵聲烈烈振矣賊終不敢近城下發一矢時嘗
略並嘖嘖稱能褒檄交馳又為平盜上書大畧言
土着之寇與夷狄異蓋勝則烏合敗則散非有

法制相縻非有恩義相結在速戰以折其鋒
機以慎其發又條陳團練攻圍十有餘事書上雖
未及見採錄而肫肫為國至慮已可槩見已君兩
任州郡持已峻潔定故有餘田往惟視為家物日
蚕食其中君獨歸之官廩以賑民飢饑者負糶于
君輒稱曰公實生我佐郡嘗承委視他邑事輒自
裹糧往胥史皆仰食于君邑之父老異之曰自吾
老人為兒時至今希視此矣辛酉冬入覲君惟策
馬行方物一無所將或恠問之曰

聖明在上黜陟在銓曹其職以朝持方物

何為清聲朗然由建去京四千餘里念覲惟重典
獨騎壯馳至冒霜雪犯晨夜覲禮告成而君且病
矣遂解官歸卒于家卒之前數日呼子胤徐曰余
性寡諧不能善事人賴相國存翁得免罪廢往京
病作即以後事相告承翁父子兄弟為吾侪不測
時翁雖在內直猶以手書下及且曰賢者不諱死
汝獨無遺言乎讀之黯然泣下此其念豈今所希
古亦罕儷情見死生撫恤若出肌體間汝其記臆
圖所報稱則無廢吾言君性至孝東隱公及王孺
人後先傾逝哀毀幾絕雖窘甚菲祭俱不廢禮念

兄未樓身在戎伍以祖居及已產推讓及待外
並崇厚敦愛君狀貌不甚偉有精力遇事敢前
任勞苦朝夕殷殷亟亟無須臾寧處稍自逸若病
手足不樂與人無賤貴踈戚委曲縫繆有情味一
投甘分帖帖如有緣又善戲謔當其對客往往托
物寓言窮態極狀善論曲譬至笑傾滿座每風雨
無聊或羈窮旅愁得君在坐融融煖響君或謝去
率相顧束手坐惘惘若有所失人嘗語曰斗可無
醪孟可無肴而賓筵談笑中不可頃刻無此君外
雖和易乃其中大有衡尺一不當意勃勃厲形于

色萬夫莫回性猶儉約見俗豪奢輒感頽搔手謝
不能至理家無毫髮遺筭卽銖文尺帛不妄費愷
性以慶賀事與之同舟日見其飯茹淡偶入鎮
市市僅片肉越三日色變矣猶恋恋惺惺不忍徹
去相聚月餘終日一青救袍余笑而問之曰此衣
着吾體十五年矣曾水滌潔宛宛如初御時顧謂
余曰暴殄天所惡也吾非惜衣與食為惜福耳余
聞而歎曰此殆鍼予病哉雖約已飭躬然獨喜行
義人有稱貸多不銖銖計息其人果貧不能償亦
取券析之人猶多其義君生于某年月日卒以某

年月日享年七十配周氏先君八年卒子男一即
胤徐側室金氏出娶鄉進士金君憲揚女女二周
孺人出長適鄉賢大叅沈公霽子鍵次適前監察
御史馮公恩子 可俱國子生孫女一尚幼嗟乎
以君之才足用世而不果于大用政足澤物而不
究厥施此豈有異故哉嘗聞之不尽其才為弗
匱也弗盡其業為弗窮也餓盡弗盡凡以蓄也乃
令其子朴而好脩恂恂足稱其家兒意者天猶其
餘以有待也謹據所聞以告諸當代立言者萬一
採擇焉謹狀

先母陳氏行實

嘉靖歲甲寅春仲二十有五日孤等奉扶吾母柩
即玄宅合于承德郎慎齋先君之藏於乎終天不
返斯其已矣斯其已矣孤何足以報吾母劬勞萬
一痛惟吾母闕中之懿履貞蹈素即古之賢淑蔑
以加矣孤不敢諛不敢隱乃瀝血苦塊叙其平生
以告諸立言者嘗考母氏世次吾母世為華亭人
其先累德種義以善良稱于鄉祖諱寬號容軒父
諱昊號友琴贈工部員外母盛氏封太宜人吾母
少而敏慧頗解書史能通大旨工刺綉自人物至

衡魚正藻製極精巧諸姊妹爭以為式然居止
凝不妄言咲整整如法度士友琴翁與太宜人
鍾愛亟稱于人曰必當顯吾族及筭不忍舍左右
納我先君為館甥既長歸焉我祖東樓翁祖母劉
孺人嚴其諸子婦鮮或當意吾母婉婉愉愉問寢
視膳靡不當翁與孺人意家故無孳殖先君又慷
慨好結客業日益落至家徒四壁敗突不烟先君
終不以貧故悔吾母顧匍匐憔悴以佐朝夕補葺
彌密僅免覆墜先君客遊江淮母或見孤怠學嘆
曰沈氏衰矣胡不痛自策勵時夜讀往往坐燈下

道往古某忠某孝及過有風節激烈輒展卷嗟吁
以為丈夫當如是吾恨不為男子隱隱寓諷諭至
意孤忝竊科第及官刑曹嘗謂孤曰子惟刑官歸
在讞訊不聞歐陽母之言乎夫常求其生猶失之
死况世常求之死乎此其言亦可以懼矣孤謝不
敢會

皇上覃恩海內吾父母並受封澤方繪榮慶圖為
壽而先君旋復棄去吾母每秋風夜雨至掩袂泣
下孤請故曰吾夫婦苦身作業正謂兒有今日吾
猶苟延而父顧先棄我去何以為情歲時誕忌追

惟容止笑語輒褻。不自禁。孤出知明州。母與俱。朝夕以清白垂訓。食不重肉。一或過膳。率不樂。曰。兒不記敗突不烟時耶。子為清白吏。吾亦得為清白母。即飯蔬茹澹甘也。無何量移江上。仍乞。吾母與俱。喞然曰。此行我固知非爾罪。然子今為遷吏。猶之棄婦。市人不似初見舅姑時矣。爾其蓋厥職。吾雖弗與爾俱樂也。爾弗蓋厥職。吾雖日與爾俱弗樂也。未幾見臺章交薦。則又大喜。官忝南楚。濱行見母形容日瘁。孤若無去志。吾母猶溫言諭之曰。吾健無恙。行矣。無以吾為念。用覲汝于成人。楚旋得吾母手書。而字畫絕不類曩時。驚曰。吾母得無恙乎。會以大慶事竣南還。見形容衰甚。孤泣。母亦泣。猶執孤手曰。我病尚無患。汝起自隴。而官至此。正臣子報效之日。何以我為念。孤又泣曰。見欲兩酬事難。孟濟奈何。遂抗疏乞休。疏再上。得俞旨。吾母曰。吾累汝。吾累汝。方娛侍膝下。不越歲而母且不起矣。於手痛哉。及卒。一無所語。但曰。汝有子矣。可善撫之。以異其有成。汝兄弟三人。尤望同心樹立。及呼枕弟曰。汝從兄居晉。雖舉於鄉。學有成矣。手且不釋。卷汝可容自怠。言猶朗朗而逝。

吾母性貞孝盛太宜人年九十吾母年已七十
歲時上壽下氣怡聲宛若處子太宜人猶以少小
字呼之若忘其為貴且老矣與弟僉憲饒泉公交
相愛也於諸弟中獨器偉公宦遊歸說及少時事
未嘗不相對以泣好紫衣服一有黜淫昵昵不忍
置即澆而澤終昵昵不忍置命服非大燕禮不御
常指芻布曰蓋嘗從我於困苦中素所服習性所
安也所居僅容帷帳孤孀其隘曰居久止冒愛寐
所安也其待姻族未嘗以貧富有所低昂曰我國
知有天性之成也從係永昌下第歸人固易之曰

豈久在人下耶蓋密諸子婦雖排意未嘗
作盛氣語但微示其意使之自訟僮奴有過多所
憐恤終不忍撻其慈惻寬仁蓋出於天性云子四
長即惟湖廣布政司左叅政娶陳氏封安人臨江
知府陳浩孫女次梯娶印氏登辛次懷醫士娶彭
氏寺正彭敷孫女次忱縣庠生娶吳氏固始知縣
吳周女女三長適倪霽省祭官次適蔣顯次適干
道中孫八紹麒紹麟府學生紹龍府學生紹蒼紹
先紹慶紹祖紹美孫女九長適陸承考監生次適
顧守中次適朱朝綱次適史傳府庠生次適葉本

次許聘洪濟朱士倪承御曾孫一承宗曾孫女一
尚幼享年七十有七卒於嘉靖癸丑二月二日生
以弘治丁酉九月十二日於乎泚孤官京師方階
祿釜不及見先君考終孤寔不孝無以自遣乃今
乞身歸猶及視吾母舍殮不為不厚幸又以寇變
倉卒勉襄大事不能一一如禮釁戾山淵身百莫
贖謂必有以示永久而不沒庶可塞無窮之哀竊
惟婦德主內事無外尤自非當世立言者錫之一
言則吾母閭德內行孰得而顯愷不揣不孝僭錄
事實沈痼刺骨荒迷顛殞不自知其失惟大君子